



*Your big opportunity may be right where you are now.*

當太陽與鐘塔同樣的高度，在日出時分出海捕魚的漁船回到海港邊，一籃一籃的漁貨被扛上岸邊，漁船主人與商人在港口討價還價，一來一往的叫賣聲是海港的日常風景，瑟魯利昂隱藏在陰影之中，他碧藍色的眼睛眯起鎖定了目標，忙碌的漁港沒有人會注意到躲在遠方巷弄裡的他，在真正出手前沒有人會注意到他，身為一個好獵人的必備條件是擅長等待，他很有耐心的躲在陰暗的巷弄中，漆黑的身軀就是最好的保護色，破綻出現的那一瞬間他不會錯過。當價碼的爭論得出一個雙方滿意的數字，商人招手讓搬運工將一籃漁獲搬上板車。深褐色膚色與褐色短髮的搬運工里德已經兩天沒吃飯了，嗜賭成性的他把上一週的薪水都賭在酒桌上了，而結果當然不甚理想，黯淡離開酒館的他這週只能靠著沒什麼料的菜湯果腹。可憐的里德要發現酒館裡的人合謀算計他還要一陣子，而今天即將發生的事又會讓他丟了工作。

飢餓加上日曬有些發暈的里德在把籃子搬上板車時手滑了一下。

當看見里德搖搖晃晃地抱起籃子時，瑟魯利昂知道這是行動的好時機。

好獵人擅長等待，但是好機會可不常從天而降，除了等待還要自己創造機會——他飛快地衝向里德。

里德被竄至腳邊的黑影嚇得雙手一鬆，整籃漁獲匡啻落地。

這是瑟魯利昂的機會。

才剛付錢回過頭商人就看見里德將整籃魚打翻在地，他對著出錯的里德大喊：「嘿！」

瑟魯利昂從板車底下趁亂抓了一隻魚拔腿就跑，原本還打算再多罵里德幾句的商人看見瑟魯利昂偷了魚大喊：「抓住他。」

那對瑟魯利昂如同起跑的信號，瑟魯利昂跳起閃過朝他撲過來的里德，魚已經到手就剩逃命了，逃往哪裡並不重要，只要能甩開那些人。

他閃開拿著布袋朝他罩下的胖男人，可惜男人的動作不夠快，但的確是不差的嘗試。

沒有多少人能追上他全速奔跑的速度，他拐進小巷內、跳進某戶人家的後院、翻上屋頂在屋頂上疾馳，最後輕巧地落在地上。

「逮著你了！你這隻賊貓。」

瑟魯利昂沒有想過自己的落下處會遇上整群圍著他的漁夫，看來他們也早就盯上他，不論他怎麼繞路甩掉尾隨他的人，若是在最後家門口被堵上也終究是做白工。

太大意了。

他盤算著該怎麼辦？

方案一、朝著其中一個人身上撲過去。

方案二、從腳邊空隙逃走。

他拱起背，緊張地盯著眼前的人牆，不放過一次破綻。

「怎麼了？」結束工作準備回到修道院的威洛比神父看見巷子內聚集著四五個人好奇地走過去看了一眼，一隻黑貓叼著一條肥魚被圍在牆邊，弓起背脊緊張地注視著圍住他的人。

「威洛比神父。」其中一人認出他是修道院的神父，禮貌地朝著他點頭致意。

「那隻貓偷了你們的魚嗎？」威洛比神父想事情大概與他猜的相差不遠。

「嗯，早就想抓這隻賊貓了。」男子拿著木棒，木棒輕敲著地面，隨著撞擊石磚地的聲響，每一聲那隻貓就顫一次。

「多少錢？」他沒有多想就決定這樣做，他在那隻貓的眼中看見了恐懼、害怕，黑色的瞳孔瞪大蜷縮的身體都是恐懼的表現。

「什麼多少錢？」領頭的男子想也不想地回話，他腦中想著的是該把這隻貓裝進布袋裡打死、還是淹死。

「這隻魚，還有他之前偷的魚。」威洛比神父微笑，語氣中帶著不容拒絕的壓力。隨著這句話那群人開始響起了不同的聲音：「神父你不能這樣。」

「沒關係的。我替他付，修道院裡最近有『老鼠』我也想找隻貓來顧。」威洛比神父又笑了笑而口中的話更是強調了他打算把貓帶走的打算。

在神父這番話下手持木棒的男子啐了一聲，將身邊的同夥帶開，巷弄中剩下威洛比神父與貓對峙，他蹲下身體朝著貓伸出手。

當他蹲下時他看清楚那明亮又清澈的雙眼，他忍不住讚嘆：「真漂亮的眼睛，你的眼睛顏色就像大海、天空一樣的顏色。」

剛替耶米爾醫生從市場上跑腿回來的喬治在門口碰上抱著貓回來的威洛比神父。

「威洛比神父。那是？」他忍不住多看了幾眼，抱著貓的威洛比神父還真是奇特的組合。

「貓，你覺得取什麼名字好？」威洛比神父回答喬治的問題，喬治在心中想著，我當然知道那是貓，我還知道那是隻黑貓呢。

「神父打算要養？」喬治審慎地思考他的問題，而威洛比神父給他的答案依舊是相當的虔誠：

「不，他跟我們一樣都是神的創造物，我們都是屬於神的。」

「……是的，神父。」他朝著威洛比神父行禮之後快步地離去，他難以忘懷那個盯著貓看的溫柔表情。

抱著貓進入修道院的威洛比神父，將貓帶進了廚房找了個碗給貓弄了點水。

「尼普頓你覺得如何？」他盯著伸出舌頭舔著水的貓問。他替貓選了神話中掌管大海的神明的名字，眼裏有著遼闊海洋的貓、生活在這個海港城鎮的貓，取個這樣的名字他覺得挺合適的。

「喵——喵——」瑟魯利昂開口反駁著他已經有瑟魯利昂這麼漂亮又適合的名字，而這樣的反駁沒有傳達到威洛比神父的心中。

「看來你很喜歡這個名字呢。」逕自將瑟魯利昂的抗議解讀為同意的威洛比神父撫摸著他柔軟的毛，臉上露出笑容。